



KM028

金門田野檔案

總策畫／陳水在

總編輯／楊樹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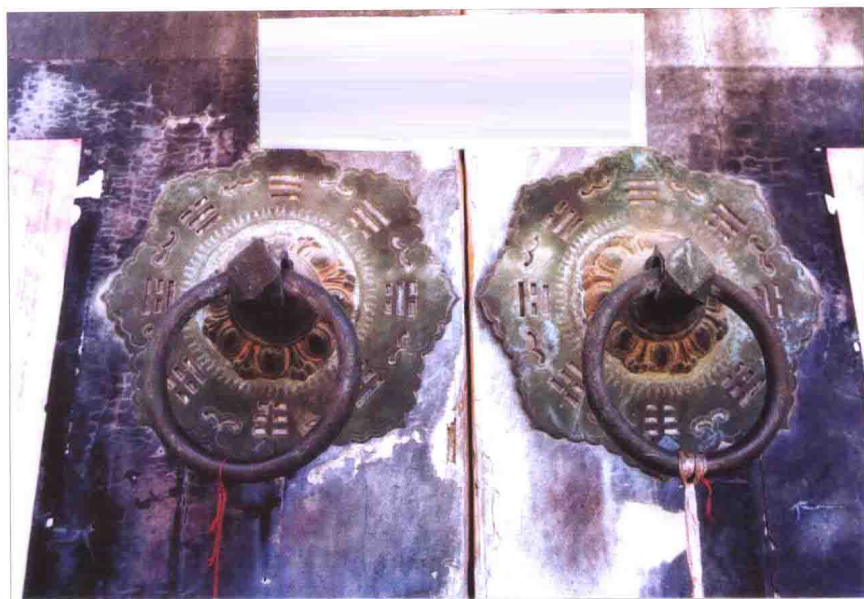
總校訂／龔鵬程



楊樹清●著

《金門學》叢刊KM028

金門田野檔案



楊樹清／著

KM028
96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門田野檔案／楊樹清著 第一版 臺北縣，

永和市：稻田，民90

面；公分（金門學叢刊；KM028）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2052-38-1（平裝）

1. 福建省金門縣-人文

637.19／205.4

90010186

《金門學》叢刊 KM028

金門田野檔案

著 者：楊樹清

攝 影：楊樹清

攝影協力：金門報導社、螢火蟲映像體、顏重威、
翁瑞美、陳永明、楊樹森、張煥宇、
楊天厚、盧根陣

總 策 畫：陳水在（金門縣縣長）

總 校 訂：龔鵬程（佛光大學校長）

總 編 輯：楊樹清（金門報導社社長）

發 行 人：孫鈴珠

出 版：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5339號

地 址：台北縣永和中正路660號5樓

電 話：（02）29262805

傳 真：（02）29249942

郵 撥：1635922-2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蕭雄淋律師

圖 文 整 合：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科樂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建一路93巷4號1樓

出版日期：2001年（民國90年）5月 第一版第一刷

定 價：48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金門學》叢刊總序（一）

金門·空中起百代文章

陳水在

金門雖為蕞爾島地，自古文治武功卻蜚聲遐邇。先民自晉時中原板蕩，避五胡入浯關壑；唐時設監牧馬，成為戰騎供應地；宋時朱熹主簿過化，文風興盛，歷代人才輩出；明末鄭軍據島抗清，並為轉進台灣驅荷之跳板，現時又為戰役紀念國家公園文化聖地。草闢迄今，凡一千六百餘年，歷代姓族之移入，匯聚諸多中華燦爛文化。

上下古今，金門人文之奇，金門賢聚（厝）出身的明尚書盧若騰在《募建太武寺疏》中說：「若夫人世之內，海上之奇稱者，我浯而外無兩焉。」浯就是浯洲金門。金門文、武二山，太文山（即燕南山）文風鼎盛，有「玉柱雙擎」之姿，今山下父老猶呼燕龍；太武山「蜿蜒起伏，挺為巨巖，尊嚴莊重之勢，不屑與翠阜蒼巒爭絜秀」，所以自古即為紫陽過化，人文淵藪，歷史顯宦及名儒輩出之地。

金門的發源可上溯於晉，歷唐、宋而入版圖，因南宋朱熹任同安主簿，兩度來金講學，設「燕南書院」於燕南山（今古區太文山麓），而有文風。明洪武二十年，守正千戶周德興設金門守禦千戶所，築金門城，與廈門城相呼應，從此浯洲稱金門。由於位居我國東南，地勢險要，明、清時期以還，即為嘉禾、泉南之捍門，台灣、澎湖之鎖鑰。因此，自古以來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且鍾靈毓秀，屏藩天造，雖迭經人為和天然的浩劫，仍然留下為數可觀歷史足跡和珍貴的文化資產。

古蹟、建築、文物、語言、風俗是歷史文化的見證，也是先民活動的紀錄。縱觀中國大歷史的演變，台灣首五大姓陳、林、李、許、蔡之第一位渡台開基者，全係由金門過海徙來。「開台進士」鄭用

錫、「開澎進士」蔡廷蘭均為金門人，足可佐證金門乃中華文化傳衍到台、澎，及至南洋一帶的中繼站。

在歷史的洪流中，透過時間的考驗、空間的改造以及人事的變易，金門就像一顆越磨越光的寶石，在不斷的歷練中，綻放著歷史的光芒。然而，社會環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使原本台閩一家的文化淵源，逐漸被漠視與淡忘；現代金門的戰爭結構，淹沒了金門的人文主軸。實則，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為一體；金門的魅力，不僅顯現在「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軍事面，更彰顯於「空中起百代文章」的人文面。

金門自晉元帝建武（西元三一七年）發跡以還，留下難以計數的歷史之奇、人文之美，金門，其實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縮影本。值此金門開基一千六百餘年，建縣八十周年之際，倡導「文化立縣」的金門縣政府與民間學者、出版社共同合作推動《金門學》叢刊的出版問世，充分發掘研究、整合金門的歷史、地理、民俗、語言、文物，期能呈現金門「傳統與現代」、「戰爭與和平」、「政治與人文」、「島嶼與國際」、「古蹟與環保」的金門全貌。

《金門學》叢刊的編輯理念，建構於全球「島嶼文化」的蔚為風潮，以及當下「社區主義」、「文化造產」的實踐；藉由這套叢刊的出版，讓我們為金門舊日的榮名，表達感恩之心，也為金門坦磊光明的明天，馨香祝禱。

（陳水在，金門第一、二屆民選縣長，
金門文獻會主任委員，金門學叢刊總策畫）

《金門學》叢刊總序（二）

金門·天地間的清音

龍明程

一九九〇年間我赴海南島開會，討論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後來海南島的朋友們綜合我的一些建議，提出了一個《海南學》的觀念和架構，積極推動。迄今已編輯了若干史料，出版了幾種專著，辦過幾次國際研討會了。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向楊樹清先生介紹了《海南學》的發展。他大感興趣，覺得他的家鄉似乎更具有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的條件，開始鼓吹成立《金門學》。

的確，金門的歷史及其特殊地位，是無與倫比的。晉朝時即有衣冠南渡於此，唐朝關地牧馬，宋朝以後，文教日昌，朱熹曾來講學，聲華赫赫，有「海濱鄒魯」之稱。不僅居民以中原宗族社會及生活習俗自負，且歷代出過四十三位進士，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美譽。這樣的人文成就，可說全國罕見。

但文化的島，也是一座飽歷滄桑的島。居住在島上的人，有許多是歷經東晉、南宋中原亂離而蹈海避秦於此地的。可是自明朝起，海寇即常在此出沒。明末鄭成功則以此為復興基地。鄭成功移壘台灣以後，清朝經營了一陣，又為日本所據。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再收歸版圖。乃不旋踵，國府南遷，金門竟成反攻前哨，鐵與血，重新雕塑著金門的面容，「海上仙洲」的舊名，遂漸漸隱入歷史的煙硝中。

歷經四十多年戰火的洗禮，金門現在又已成為一座新型態的國家公園了。戰史、民俗、人文、陶瓷和酒，構築混融出特殊迷人的姿

態，格外值得探究。

而金門長期與南洋互動的關聯，在這個新海洋時代，也是應予特別注意的。

區域史原本是國史的基礎，可是現今區域研究事實上又已超越了國家歷史的範疇。通過金門，我們更可以看見南太平洋複雜的政經文化族群國際關係。

這樣的島嶼，這樣的條件，自然足以發展成一門內涵豐富的《金門學》。在這門學科中，除了編輯整理有關金門的史料，呼籲各界重視並研究金門、關心金門的前途以外，更探討金門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發展金門的觀點。《金門學》，不但應鼓勵世界各地學者專家、文士藝師來研究金門，也當以金門的角度，形成金門的文化觀、歷史觀、世界觀，來和各界對話。在這樣的研究中，逐漸形成這門學科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視野延伸向歷史，也伸展向未來。

換言之，所謂《金門學》，並不僅具有一種緬懷鄉土、擁抱歷史的意涵，並不只是金門人思鄉情緒的表現而已。它具有深遠厚實的客觀學術意義，未來必能在學術領域上表現它不可忽視的潛力。

現在這種意義和潛力，經楊樹清鼓吹，金門縣長陳水在促成，李赫先生支持推動，已經在世人面前顯露了它初生的啼聲，讓我們聽見了天地間一個不可漠視的清音。我們一齊來傾聽吧！

（龔鵬程，師大文學博士，
佛光大學校長，《金門學》叢刊總校訂）

《金門學》叢刊總序（三）

金門·大歷史下的一頁驚奇 楊樹清

金門，真是一塊難以描述、謎樣般的海島。

金門地理位置是「中國大陸福建南部廈門島之東」，不含舊屬的大嶝、小嶝、角嶼三島的土地面積一五〇・四五六平方公里，島居人口數五萬人之譜。

這樣一塊孤懸海上的蕞爾小島，很難相信，因著金龜山與浦邊兩處史前貝塚的發現，使金門有人煙可推及距今六千年前及四千年前的石器時代。

打開中華民族史，也不難讀出一頁屬於金門的驚奇。

東晉元帝建武年間（西元三一七年），金門已出現足跡，中原多故，義民逃居金門（舊稱浯洲），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八〇三年），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開墾金門。後唐閩帝永和元年（西元九三五年），置同安縣，金門直屬。凡山川海島，不課徵稅。

宋，太平興國元年（西元九七六年），島民有了輸納戶鈔。熙豐間開始立都圖。嘉定十年，真德秀知泉州府，曾經略料羅戰船。咸淳年間，復稅，弓丈量田畝，給養馬。靖康變後，宋室南渡，泉州人紛到金門設堰築埭，劃海為田。宋末，元兵順江東下，帝昺溺海，一般志士遺民不甘被虜，相率南奔，金門也成了一塊避居地。南宋紹興，朱熹任同安主簿，至金門設燕南書院，教化金門子民，致往後人文蔚起。

元，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年），建浯洲場，征鹽。至大六年，置管勾司。至正二年，改為同令司。

明，金門仍屬同安縣，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改鹽場司爲踏石司，再改爲鹽課司。洪武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天啓二年，荷蘭人登料羅。隆武二年，清破福州，鄭成功會明朝文武舊僚於金門烈嶼吳山，訂盟復明。永曆四年，鄭成功據金門。永曆十五年，鄭成功率二萬五千臣民自料羅灣發兵直驅台灣。永曆十八年，清兵占據金、廈兩島，焚屋毀城，金門一度成爲廢墟。永曆二十八年，耿精忠據閩反清，金門士卒多入台支援，鄭成功之子鄭經鎮守金門。永曆三十三年，清兵在料羅灣與鄭軍展開追逐戰，翌年鄭經退守台澎。

清，康熙十九年（西元一六八〇年），清兵入主金門，沿用明制，隸金門於同安，置金門鎮總兵官，轄中、左、右三營。康熙二十二年以後，被迫遷徙到內地的島民回到金門。雍正元年，置浯洲鹽場大使；十二年，移同安縣丞駐金門。乾隆三十一年，縣丞移灌口，以晉江安海通判移駐；四十一年，通判移馬巷，金門田賦歸馬巷廳分徵；四十五年，復設縣丞。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廈門闢爲商埠，金門人大量湧向南洋謀生。同治七年，撤裁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將及中軍都司。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民軍光復金廈，成立臨時民政廳。

中華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金門設立縣治。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日本以一中隊駐守、占據金門達八年，迫島民種植鴉片及土法構築機場，縣府遷大嶝。三十八年，大陸棄守，國軍於金門設防衛部，是年十月二十五日，爆發古寧頭戰役。四十五年，金門「實驗戰地政務」化身軍管區，福建省政府被迫遷台。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四十四天內，中共砲擊，面積僅一五〇平方公里的金門島群共承受了474,910發砲彈，平均每方公尺的土地落彈四發，密度之高，世界戰史絕無僅有，金門成了「軍事」的代名詞。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門解除戒嚴，終止長達三十六年之久的戰地政務實驗。九十年元旦，金門與廈門航道重開，邁入「小三通」新紀元。

金門一千六百年可概分為「難民時期」、「人文時期」、「軍事時期」、「開放時期」四大屬性。金門受朱子教化，歷代出了四十三名進士、一百三十餘舉人，科甲之盛冠於全國，而寫下「人文金門」的驚奇。歷史的弔詭，滿清入關以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隊退守，金門的「人文氣質」已為「軍事特質」所淹沒。

翻開金門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金門海濱撮土耳其。惟自宋以還，昉辟薦、登科第、起歲貢而有鬻宮者，彬彬群秀，甲於上都，文風之盛，夙稱於時。」這樣的記載絕對「信而有徵」。溯自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即兩度到金門講學，在金門燕南山設燕南書院，並於觀風金門時說：「此日山林，即他日儒林。」受朱熹教化，明代至清代，金門科甲冠十方，人文薈萃，留下諸多像「一榜五進士」、「九里三提督」、「八鯉渡江」、「父子進士」、「金門無地不開花」等讀書佳話。歷代金門進士名宦輩出，因而也留下許多藝文存目，使得古稱浯洲的金門，人人都以「貴島」論之，擁有「海濱鄒魯」的盛名。

探索金門文學作品，宋代，丘葵著有《周禮全書》、《釣磯詩集》等十餘種。明代，邵應魁著有《榕齋射法詩稿》，洪受著有《四書易經從正錄》、《滄海紀遺》，陳廷佐著有《山房學步詩集》，蔡復一著有《督黔疏草》、《遜庵全集》，蔡貴易著有《清白堂詩文集》，許癸著有《四書合喙鳴》、《叢青軒詩文集》、《九九草》等，盧若騰著有《留菴詩文集》、《島上閒情偶寄》等。清代，盧勗吾著有《戲餘草》，林文湘著有《醺醺山房詩文集》，呂世宜著有《愛吾廬文鈔》，林焜燝著有《宮閨詩話》、《竹畦筆塵》等，林樹梅著有《獻雲文鈔》、《獻雲鐵筆》等。

從這張最早的金門文人「書目」可以回望，古金門士林碩望，文苑名流，比肩接踵，有以經學見重，有以制藝蜚聲翰苑，有長於經濟而湛詩賦，有精於政事而擅文章，真可說是人文發達，猗歟盛哉。

人文與軍事之奇，誠如今人龔鵬程論金門，曰：

——這個孤懸廈門外海的小島，曾有海盜來往，但也有大儒駐足；土地荒瘠，耕稼不易，卻又文風鼎盛；僻處南方，而竟遍地高粱，宛若北邊；迭經戰亂，反造就了一座海上公園的迷人風光……，諸如此類矛盾的形象錯綜交疊，展現了金門特殊的魅力。

——這個魅力，不僅顯示在金門的歷史面，也顯示在金門的人文面。

——從歷史來說，金門的開闢，起源於東晉五胡亂華。所以，金門事實上就是六朝神話傳說裡的「仙鄉」，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意義相同。唐代之後，金門成為海外開發的基地。不論是自然移民於南洋的「僑鄉」，還是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據點，都同樣顯示了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金門成為逃秦和抗暴的綜合體，仙鄉隱遯的神話，轉而有了生機盎然的精神。

——從人文面來說，可能從沒有一個地方人文傳統與軍事力量，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為一體了。金門的古老屋舍、街坊、廟祠，色彩豐富、造形絕美；對歷史的關懷和對文字的崇拜，也是台灣社會所久已佚忘的。至於整個社會坐者歌而行者舞，居習相親，穆然古風，更讓人歆羨。

如今，透過《金門學》叢刊的永續出版問世，我們期待全方位呈現金門與台灣、大陸、南洋的親密關係，又有著不相同的社會體制與文化條件，讓世人建立對金門文化上的尊重、關懷、吸引與了解，也讓金門可以在自己特殊的歷史、地理、地位與思考中，真正深入本身的文化體質中探索新的可能。

（楊樹清，《金門報導》社長，
金門文獻委員，《金門學》叢刊總編輯）

◎洛 夫

金門三題——楊樹清現象

一、石室之死亡

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臉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那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石室之死亡》詩第一節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寫於金門，時值兩岸砲戰，我在砲彈嗖嗖聲中寫下了第一行，距今已歷四十餘年矣，金門仍在，「石室之死亡」仍在，而我與歷史俱已老矣。

二、重回金門

金門是介於廈門與台灣之間的一個蕞爾小島，駐軍不算，島上居民僅五萬多人，一九五八年，此地曾發生一場兩岸猛烈的砲戰，世界爲之震驚，史稱「八二三砲戰」。當時我適逢其會，正在金門服役，擔任上尉新聞連絡官，專責接待外國戰地記者，度過了緊張刺激，瀕於死亡邊緣的一年。

對我個人而言，在金門這一年來曾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我有緣結識了當時在金門教書的妻子；一是我在戰火中開始寫下了我個人的史詩，也被公認為台灣詩壇最具原創性的現代詩：《石室之死亡》。

一九九九年是金門砲戰的四十周年，而我和妻子離開金門四十年後就沒有再回去過，因此趁這次返台舉辦書法個展之便，在《金門學》總編輯楊樹清等人的安排與陪同下，我和瓊芳得於十一月下旬重遊金門，在懷念、感歎，和溫馨中度過了熱鬧滾滾的五天。除了受到金門縣長陳水在的接待外，也參觀了金門酒廠、陶瓷廠，並對金門高中師生進行了一場「我在金門的詩生活」講演。而這幾天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動，是參觀了太武山的武揚坑道，那正是四十年前我寫《石》詩初稿的現場。那天下午走訪的舊時營地，經過四十年的滄桑時空，一切都似曾相識，腦子裏只有依稀的記憶，想起當年在砲聲和朦朧月光下寫詩的情景，恍若隔世。如今人去物非，金門已成了觀光旅遊之地，但兩岸仍在冷戰中，這時我的心情實有說不出的激動和複雜。

這次訪問金門，除了我以憑弔古戰場的心情重遊舊地外，也感到極大的人情溫暖，尤其文化界與新聞界的朋友，曾給予熱烈的招待。

《金門日報》與《金門晚報》每天都以頭條新聞報導，如此高度的禮遇，使我受寵若驚。

三、楊樹清現象

世紀末，在溫哥華有一位十分出色的男子，他雖身兼遊學、伴讀和奶爸的工作，但實際上在長期的沉潛中凝聚智慧，從閱讀中開發文學的天地，以孤獨點燃了創作的火花，他就是楊樹清，一個熱情、豪爽，而有才華的漢子。這兩年來他頭上不時冒出閃爍的光環，原來他在台灣連獲數個文學大獎而轟動一時，只要提到這些，楊樹清的臉上便綻出濃濃的憨笑。

楊樹清近年獲獎率之高，實為海內外華文文壇所罕見。一九九八年不但得到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類首獎，而且也拔了聯合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的頭籌。繼而又獲長榮環宇文學獎入選獎，台灣省文學獎報導文學獎，再加一九九七年所得的聯合報報導文學首獎，中國時報報導文學評審獎，以及金鼎獎圖書主編獎，兩年之內共獲台灣七個文學獎項的肯定，這是一位作家平生難得的際遇與榮譽。

我和楊樹清是湖南老鄉，我太太陳瓊芳是金門人，而楊樹清則在金門出生成長，這種微妙的地緣關係，照理應是促使我們「過從甚密」的因素，但事實不然。他在台北傳播界工作多年，做過記者、主筆、總編輯，經常出入各種藝文活動場所，每當不期而遇，我們只是禮貌性的握握手，他叫我一聲「前輩」，反臉便在熙攘熱鬧的人群中消失了，多年我們一直只是點頭之交。及到一九九六年我移居溫哥華，次年七月，我在列治文的「青雲藝術中心」舉辦一次書法個展，楊樹清看到報上的消息，自動來到會場找我，從此我們的交往日漸頻繁，瓊

芳經常邀請他與他那在U B 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念藝術教育博士的夫人婉珍來雪樓小敘。

楊樹清初來溫哥華肯定是寂寞的，身處異國，唯一能做的就是讀書。他每天在打發妻子上研究所之後，便騎著腳踏車去U B C亞洲研究中心，一頭栽進了成堆的文史資料中，三年如一日，他吞食著孤寂，卻也吸取了大量的文學營養。

楊樹清不只是一個文化傳播人，他更是一位作家、文字工作者，他已出版了二十部著作，散文和報導文學為他的主要興趣。

楊樹清從十六歲即遠離家園金門，來到台北文化傳播界闖蕩了二十幾年，他事業的第一個高峰是二十三歲那年出任洪建全基金會出版部的企劃主任與雜誌部總編輯，後不久在金馬解嚴前獨力創辦了一份《金門報導》社區報，一路韋路藍縷，倍感艱辛；他以演講、授課、寫稿所得到全部報酬來支持這份地區性的報紙，而且只送不賣，所以經營得特別吃力，但他熱愛故鄉，回饋家園的情意，令人既感動又敬佩。

進入新世紀之初，他又將過去十年累積的報導文學作品結集《金門田野檔案》、《金門島嶼邊緣》二書，喚起世人重新看待、思索金門這塊土地的命運與未來。

楊樹清現象，是金門的，是文學的，也是個人與島嶼、歷史的漂流現象。

——寫於加拿大溫哥華

報導文學場域——楊樹清的金門書寫

報導，是人類書寫活動或口語傳述時的基本功能，把一樁事介述給不知道的人聽。

但什麼事值得報導，別人又怎麼會有興趣來聽呢？不值得報導之事，絮絮聒聒，旁人聞之逆耳，誰也懶著駐足傾聽。要讓聽聞者生出興趣、聽後覺得受益，報導的題材、講說的方式便須有些斟酌、有點講究。

所謂報導「文學」，其實不過如此。報導之成為文學，正是指它講說故事須有文采，能令人聽之忘倦，且興起文學上的功能，例如移情、淨化、感動、興觀群怨等等等。

過去，討論報導文學，常以主題掛帥，彷彿報導文學必須肩負起關懷弱勢、深入基層、批判社會，高揚人道主義精神等神聖任務，才算是稱職之作。這當然並無錯誤，誰又能說關懷弱勢等等是不對的呢？何況，報導文學此一名號初立時，寫作之格局及典範早已樹立為此，後來者亦不宜踰越，否則便很難符合這個文類的基本需求。但是，我仍要指出，在人道關懷等大帽子、大主題之下，文學性的要求畢竟還是報導文學的必要條件。

我們每個人都有經驗：聽一名善於說鬼故事的朋友談狐說鬼，覺得鬼氣森然，是極為過癮的事。但說鬼與人道關懷等等並無關係。一位道德感極強的朋友，扯著你，並不跟你談鬼，而是說某處飢荒、黎民困苦；某地污染、禽魚塗炭，你卻可能昏昏欲睡，或老想找機會脫

走，這也許並非你道德低落、缺乏關懷，而是他口舌太不靈光的緣故。一位好的勸募者，一席話講下來，可以讓人慷慨捐輸，一位不好的勸募者，只能坐路旁生悶氣，抱怨社會涼薄，無人關心弱小。

報導文學由風光趨於冷清，依我看，道理就在於此。著重於弱勢題材且有強烈主題意識導向之報導文學，越來越與報刊專題報導、深入採訪社會個案分析報告相似，近於新聞背後的深度挖掘，而遠於文學，故文學界漸漸視其為邊緣，新聞界又嫌其主觀、濫情。

這幾年，我看楊樹清的報導文學寫作，對此更有些感慨。

楊樹清所寫的報導，以金門為主，金門的歷史、人文、未來，為其主要關懷對象，這是非常明顯的。金門，對大多數台灣居民來說是陌生的場域。它成為報導文學的敘述對象，聽者其實與聽原住民部落故事相似，一樣不熟悉，一樣感到好奇，或一樣漠不關心。金門的歷史、人文及未來，也與原住民相同，跟大部分台灣居民沒什麼關係，至少在心理上覺得沒什麼關係。對於這樣的題材或對象，我們要鼓舞起聽聞者的熱情，讓他們願意來聽聽金門的身世，關切一下金門的哀愁，能怎麼辦？責之以人道大義、曉之以同情關懷，就能奏效嗎？

楊樹清的筆下從來不缺少關懷弱勢、深入基層、批判社會、提倡人道精神等質素，但支撐這一切，令人讀之興感，驟然而生關切金門之念者，卻非這些，而是敘述者的聲腔，也就是報導時的文采。

因此，他寫金門，不只是做為史料史錄，也不只是調查報告。雖然在目前，為金門一地花那麼大氣力、費那麼多筆墨的，天下只有他一人，但其報導，仍有超越一時一地之價值。未來報導文學之發展也應該會要重視他這個例子。

——寫於蘭宜佛光大學